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送行序

賀州大夫對廷韓侯四膺旌曲以

余故不能自愛其文辭歸田以來逾一紀所于邦君
大夫或行而循搢紳之請以有序去而徇父老之思
以有記然不盡骯骯屈曲以爲饘粥之業謀至於壽
而賀薦而賀獎而賀卽寧使請言者失色杜口以去
而不敢應蓋風俗之薄久矣邦君大夫方在事而我

以譎辭施之彼且疑我以為將欲有所用彼卽不疑我而萬一彼後有所負則我且負我日者州大夫韓侯之被薦也凡四矣而余方以宦羈金陵羔鴈靡所布以充廷實別駕葉子李子書來曰子可無一言以爲大夫頌乎余听然頽而思已躍然而起曰我不敢以例例大夫若大夫則吾州所創有之神君也我何敢以例例大夫始大夫之當選吾州也相國太原公元馭書謂余州真得守矣余始謁大夫於治見其禮恭而貌溫神定而氣舒與之語十叩而十應若鄒成侯之對淳于者出而語人太原公不欺我旣大夫晨

朝三老里賦長胥役已延見博士弟子人人慰諭得其懽已徐察其所獻納者采而用之有所約束條教必中繫其於土風民瘼若先三月而以微服來者也又若家置大夫而爲之師帥者也蓋不待浹日而懽聲騰於郊遂之外矣又三月而余以事至鄉屬有逸囚城門閉鄉之田更市駟相率荷耒耜而奮曰當爲大夫跡囚婦女携饁餉其夫若父而勉曰毋憂飢勉跡囚以報大夫於是吏士盡銳追討盡獲之當輸賦爭先而上庾曰不可以勞大夫蓋大夫之忠誠懇惻有以感之而不弛不濫其民得先之利而咸恐後及

歲大水大夫操輕舠或乘小駟日夜行災地亟上兩
臺白事以吾州上災報於是吾州之災小輕於崑山
吳江而恩貸不因之以殺大夫每至較賦曰吾寧
失官不忍失此凋勑心然大夫之所登賦亦不後諸
邑也故事守考校諸生以報成而已大夫必精閱而
拔其尤躬爲課執文談經術漿炙勞問相繼又爲之
別其最而稱賞之於是士爭自奮勵有聲實矣今之
薦大夫者名能知大夫有余所覩聞之懇切詳至者
乎曰知矣而未盡也然則爲大夫上者之知大夫尚
未如爲大夫下者之盡大夫也今天下重司理重令

而輕守守實重於司理及令而以見輕故多不克自
振余邇者有所建白頗精言之不知主爵者之能見
信與否雖然觀事迫矣 天子方加意守令有璽

書宴賚之典以旌其卓異者舍大夫何以哉爲我告
大夫夫子無它訓曰無倦而已更以告葉李二子曰
有神君在上益自勵冰蘖以共成吾州之治大夫能
悉若母曰我從事獨賢是謂交相勗者也交相成者
也夫例安能尼我

贈喻太守邦相先生入覲序

喻太守邦相者松之賢二千石也與世貞善其恒言

曰太守奉

天子命來治郡爲赤子計耳不爲虎

而冠者計也太守甫至郡卽屬有浚水之厄餓莩枕藉丘壑乃爲文勸誘諸積鏹粟家毋論貴勢俾量出厥藏以賑於是大小響應得粟二萬餘石鏹半之以分授三邑散施所全活可數萬計而貴勢中有不便者恣爲流言以中太守太守微聞而笑曰吾嚮者固言之不爲此曹計也雖然彼豈以余爲重棄郡耶悉遣妻子歸侍太公於里而獨身卧齋閣移文乞骸骨然太守之車門若洗訟庭無留獄胥吏灌手而抱案牘待署靡敢以私進者士民歡呼載道其頌聲日益

聞而貴勢之謗漸屈於是臺使者易其疑而爲信薦
剡騰上矣太守夷然不屑曰吾豈其王尊耶將無卽
墨我耶乍賢乍愚忽毀忽譽誰爲之耶乃者吾故我
世貞頗與聞其事始而爲太守惜亦且爲白也旣而
爲太守快亦且爲祝也所以祝之者曹生子念請也
子念之急太守也甚於世貞而世貞之急太守也甚
於太守屬者太守且入覲受計矣而張將軍某來謀
序張君者松之良大帥也亦與世貞善其恒言曰寧
噉菽毋噉士肉寧不爲帥不爲債世貞高其人與遊
久矣一日以書來謂生幸托與喻使君同時又幸托

使君之宇下而今者官又幸同地得一周旋而又俱
幸游公之門敢以子念之例請夫余卽欲辭張君安
能辭太守雖然所以述太守者盡於子念祝矣無已
第以語太守積資重當超爲大藩之監司以飭治兵
事則思所以禦圉于城治學政則思所以振德登賢
不然而

天子方加意元元以太守雲間之政賜
金增秩曰吾股肱郡生爲我再治之太守其猶故太
守耶將改念而稍慰藉貴勢耶吾固知太守之必不
爲彼也相國太原公好察吏治而急用賢其於太守
之被謗若免解謗若滌而亟才張將軍嘗拂拭而用

之如以燕間見謂我請曰定何如二子之不辱門下士者則不佞與生色矣

送大鴻臚繼山王公遷太僕卿致仕序

繼山公之守南大鴻臚也蓋無歲不請骸骨而至萬曆之已丑春請益力

天子嘉其行高其志爲之

下吏部擬進太僕卿俾致其事以行嗟乎此典之不講也久矣自人主之必欲盡人臣之力而爲之臣者必欲盡人主之恩故不至於摧僣委頓則不已人臣懷盡恩之一念而又不能自慎其行則譏說殆辱乘之於是人主之恩遂中變而爲薄若夫君臣之際能

兩居厚以終者其道在人臣而其邁在人主吾以耳目之所睹記蓋十載之中而得三人其它故千百不能一也前是吾同年沈公澂伯以南右通政乞終養母上爲遷光祿卿久之同年袁公抑之以南太宰引疾乞休上特加太子少保俱聽致仕今併

繼山公而三矣然是三公者皆揚子以南錢塘以北所謂吳人也吳人秀羸多能深於文而短於質稍異於北方之士大夫以故雖難進易退而無以爲名亦毋繇見高於人口若三公則天下之所稱重德長者沈公爲按察僉事卽移疾歸卧西湖之上四壁蕭然

於官府無所造請監司守令間携酒訪之欣然不辭
明日卒不報謝及強起所居官中事咸舉而不欲以
治辦名袁公宦游之日長青瑣論諫指切權要不爲
沮自奉常歸卧者十餘年天下以公之出處爲世道
之升降起長臺綱正邦禮建業之漓風幾爲之一變
二公皆不家於官垂橐蕭然幾無以爲歸若繼山公
則自其先大夫仲山翁已負恬退之目未艾而歸享
有上壽公養志備物以身爲誓旣成進士而不奏第
者六年旣奏第復以州牧卓異入爲天官郎棄而歸
養者又數年年垂耳順蒸蒸孝謹少工詩擅丹青已

謝絕之蓋不欲以其長掩先人名中歲失偶不復娶
竟日儼然端坐左準右繩歸於自然最後強起廻翔
於留京之散署諸少年鵲起據其上公不以幾微見
顏色公館岌岌且欲傾蟪蛄翳戶凝塵滿席湛如也
其嗣二公而三蓋有不偶然者公且行不佞貞間語
太宰楊公大宗伯姜公昔人有云虞公散髮海隅而
東都之送殊不藹藹此豈亦有所避耶於是二公合
同省諸卿士祖道於西門之外姜公爲祭酒而不佞
貞與汎爵焉乃颺言曰昔者疏傳歸有人主之賜金
以驢賀監歸有人主之賜詩以餞流豔史冊以爲朝

家盛事今者公之行雖無金與詩然特進上大夫之
秩歸老於家如萬石君則又二賢之所不能得者自
今願公疆精神進匕箸不言躬行之化使比壤之後
進士人皆有所矜式漸變而至於道何難哉夫疏傳
之不公其賜置酒與父老共之達矣而不聞蘭陵之
俗美於其舊若賀監之托跡黃冠以放浪終者又何
足爲公道也今夫寶界漆湖固公家几案間物也今
而後能使其山若益而高水若濬而長者非繼山公
之風也耶公欣然命爵而不佞貞次其語

賀大中丞志齋周公平鉅寇奏捷序

大中丞撫吳之履周遭數千里而遙吾郡東薄海而
安慶西接九江相距亦且千里詢問非旬日不達中
丞周公之開府也寔在吾吳郡甫下車卽集兩監司
四郡守二十一州邑之長吏日夜謀所以蘇吾民者
於賦稅征役之伏弊靡所不搜剔間并卑出之隱痾
靡所不顯見爲平亭而上之朝歲省以數萬計吳民
相賀更生而安慶之屬邑曰太湖者巨盜劉汝國起
其間汝國故阮家黠奴亡命與其曹盧汝星輩流劫
蘄黃諸鄉落而歸帑於陳漢山時時出剽掠富民家
金幣服器實其帑而間發藏粟之羨以予貧者獯猾

無賴之徒頗趣之有衆垂二百而兵使者之卒徑而驟逼其巢遇伏敗散失一指揮一千戶賊乃四出抄畧焚驛舍放徒囚其事至聞朝廷公始得兵使者奏記卽抽青村南衛金山之長矛勁弓墨陽合贖之乃以從而京口圖山之銳亦與焉然不使過千曰兵貴精不以多也蓋舟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姑胥之市不浹旬而馳至其所會賊復走安慶傍地行剽至暮不歸我兵偵知之入焚燒其巢賊乃移據柴家山蘄黃之兵徼之不利其將傷賊又突攻我黃家軍有所破殺公至始更約束信誅賞擇利趨

便一意而進毋得相推諉於是果勢壯往者鼓力而
爭先縮朒自完者畏法而不敢後盖一戰而破其選
鋒於黃宮聲營再戰而徼其走南陽者大敗之獲其
魁黨男女輜重三戰而盡殲厥醜汝國等以次就擒
蒐獮薙剪無復漏網公乃拊循其吏民從容飲至而
返飛捷以報大司馬公旣返吾郡之二監司若叅政
許君應逵按察副使李君涑暨副將軍馬君繼武率
其偏將軍張榜以下貽書謂不佞貞宜有言以昭明
公之俊功示永永不佞有事於南司馬部竊與聞公
之機宜進止乃敢復之三君謂公家先周公固神聖